

· 外国文艺 · 内部资料 ·

摘译



Q

1975 · ZHAIYI ·

摘 译

(外国文艺)

1975年第4期(总第15期)

《摘译》编译组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375 字数 123,000

1975年7月第1版 1975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71·492 定价: 0.43元

内 部 发 行

目 录

一株鼓吹侵略扩张的大毒草

——评苏修电影文学剧本《俄罗斯的田野》

……………复旦大学外语系外国文学评论组 (1)

俄罗斯的田野(苏修电影文学剧本)…………… (7)

当代盖沙令

——评苏修短篇小说《米克洛什·斯塔利亚罗夫》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工农兵学员 郭振平 (71)

米克洛什·斯塔利亚罗夫(苏修短篇小说)…………… (74)

格罗苏洛夫将军的梦

(节译自苏修长篇小说《火箭轰鸣》第十三章)…………… (83)

边境之诗(苏修诗歌)…………… (96)

室内温度(美国短篇小说)…………… (101)

用黄金喂肥的猪(日本短篇小说)…………… (139)

美国文艺动态…………… (125)

一株鼓吹侵略扩张的大毒草

——评苏修电影文学剧本《俄罗斯的田野》

复旦大学外语系外国文学评论组

《俄罗斯的田野》是收在苏修《农村篇章》集里的一篇电影文学剧本，拍成电影后苏修当局曾亲自出马，大加吹捧，并且责令在全国进行“大规模的放映”。

《俄罗斯的田野》受到如此重视的原因，据苏修一些报刊的评论说，是因为它通过描写扎维特沃的农村生活，反映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

它到底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重要“主题”呢？要了解这一点，不妨先看看剧本中的人物。

《俄罗斯的田野》中的主人公是农村妇女菲尼娅。卫国战争中，她失去了丈夫。这以后，用作者的话说，她历尽“人间苦难”，把儿子菲利浦抚养成人。在生活中，菲利浦是她“唯一的亲人”、精神上的慰藉与希望，因此菲尼娅“对自己一手拉扯大的儿子的爱”，也就可想而知了。

可是，这个菲尼娅并不是那种头脑狭隘的农妇，她不仅爱子，而且“爱国”。当儿子菲利浦一到服役年龄，她就毫不犹豫地送他去当兵，而且还带动村上其他妇女，自愿加入机耕队，“顶替参军的孩子们”。她在工作中表现出惊人的热忱和自我牺牲精神。春汛季节，洪水泛滥，通往农庄大田的桥给淹没了，为了不

误春播，菲尼娅做出了“从逻辑角度讲来是不合理智的行为”，毅然带领两个伙伴，把被洪水阻在村外的拖拉机开过桥来；在一辆拖拉机从桥上翻落河中后，她又奋不顾身地跳进冰冷的河里，潜入水中去设法打捞。她在“和平时期”的劳动生活中表现出“象战时一样”的英勇！怪不得区委书记称赞她“为大地费尽心血”，不愧为“大地的真正主人”了。

就是这一位“大地的真正主人”，旧的“创伤”还历历在目，新的“不幸”又劈头盖脑而来。

在离伏尔加河很远、靠太平洋较近的边境，在“一条宽阔的江中”的一个“河柳丛生的岛屿”上，一时间枪声大作，硝烟弥漫，“越界者”的“突然袭击”夺走了菲利浦的生命。菲尼娅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她悲痛欲绝，几乎发疯。

是谁造成了菲尼娅如此巨大的“不幸”？是谁越过边界发动“突然袭击”？剧本的作者没有明说，而拍摄电影的导演说出来了：这部影片是以“中苏边界冲突”为背景的。

好一个以“中苏边界冲突”为背景！这岂不是把《俄罗斯的田野》的反革命意图和盘托出了吗？！

所谓“中苏边界冲突”是指一九六九年三月由苏修一手挑起的珍宝岛事件。众所周知，这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的一次武装入侵。它派大批武装部队和装甲车、卡车爬上我珍宝岛并开枪开炮打死打伤我边防部队人员多名。但是它什么目的也没有达到，在我边防部队人员的奋勇反击下，它丢盔弃甲，狼狽逃窜了。正是在这一次“中苏边界冲突”里，世界人民再一次看清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和它的纸老虎的虚弱本质。然而，苏修叛徒集团却要求它的御用文人们把这个事件作为“激动人心的题材”，大搞贼喊捉贼的伎俩，这是要干什么呢？这是要欺骗世界舆论；同时在国内加紧煽动军国主义、沙文主义情绪。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俄罗斯的田野》的作者是颇花了一番功夫的。他呕心沥血地捏造了菲尼娅这个形象,并极力渲染菲尼娅的“创伤”和她对“儿子的爱”,无非是要以此衬托出她的“失子之痛”;作者强调菲尼娅的心上象“压了一块永远化不开的硬石头”一样,甚至还把敞开着的棺材放进剧本、搬上银幕,让她对着棺材大呼小叫等等,都是为了摆出那么一副“受害者”的可怜相来“激动人心”,煽动反华。

这不禁使人们想起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列宁说的一段话:“目前在报刊上大肆攻击中国人,叫嚣黄种人野蛮,……向政府和大财主摇尾乞怜的记者们,拼命在人民中间煽风点火,挑起对中国的仇恨。”《俄罗斯的田野》的作者,不过是步老沙皇御用文人的后尘,秉承主子的旨意,妄图以“爱国主义”为幌子来实现其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目的罢了。

毛主席指出:“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今天,勃列日涅夫做了希特勒当年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他还想做日本侵略者当年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剧本作者及其主子勃列日涅夫所鼓吹的“爱国主义”也象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当年所宣扬的“爱国主义”一样,只不过是侵略的代名词而已。

但是,侵略中国,向东扩张,并不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唯一目的,甚至也不是它的主要目的。它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是可以从剧本主人公菲尼娅身上找到答案。

那个因“失子之痛”而几乎发疯的菲尼娅,被政府指派为某出国代表团的成员,到大洋彼岸有着摩天大楼的国家走了一遭。于是,她获得了一种医治创伤的“精神力量”,仿佛变了一个人。这种比仙丹妙药还要灵验的“精神力量”究竟是什么?用菲尼娅

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要用这双手去照料全球，喂饱所有的人们”。原来是“照料全球”的宏愿使她克服了个人的悲痛，使她获得了“新生”。可是，这个“照料”、“喂饱”的说法并不新鲜，世界上的地主资产阶级不是总爱说什么农民、工人是受他们“照料”，由他们“养活”的吗？菲尼娅的这句话，不打自招地道出了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妄图称霸世界的野心。所谓“照料全球”，实际上不过是“霸占全球”的委婉说法罢了。如果说菲尼娅出国以后有什么变化的话，最突出的一点，大概就是到了大洋彼岸的那个国家以后，她对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一心要谋取世界霸权的反动政治路线有了更深的了解，因而也就能自觉地、口若悬河地进行宣传了。什么“全世界都懂俄语”啊，什么“到处流行的都是俄罗斯的(服装)式样”啊，这不就是要把全世界统一在苏修的“照料”之下，变成苏修大帝国的殖民地、附属国吗？！这不也就是要把全世界都纳入“俄罗斯的田野”之中吗？！无怪乎这个呕心沥血效忠于勃列日涅夫集团的菲尼娅，最终成了最高苏维埃代表的候选人了。

这个以反华为背景，鼓吹军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剧本，却冠以“俄罗斯的田野”这样一个标题，还归在《农村篇章》集里出版，乍看起来，很有些奇特。殊不知，这里正包含着一个重要“主题”呢！那就是企图用军国主义的宣传来转移国内劳动人民的视线，掩盖和缓和日益尖锐的国内阶级矛盾，特别是农村的阶级矛盾。

俄罗斯田野对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实在是太重要了！它要向外扩张，要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要巩固国内的修正主义统治，都必须有足够的粮食和炮灰，而农村就是提供粮食、炮灰的主要地方。可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早已把苏联集体农庄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变成了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广大农民丧失了生产资料，重新沦为出

卖劳动力的雇佣奴隶，他们不愿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出力卖命。粮食吗？少得很。苏修的农业生产一团糟，多次减产，而就在作者抛出这个剧本的一九七二年，苏修农业又一次大幅度减产，不得不从国外进口达二千八百多万吨粮食，达到了赫鲁晓夫统治时期最高年份进口量的二倍以上。兵源呢？也很不妙。就连苏修报刊也不得不承认青年人逃避服役已成为苏修“当代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总之，这个俄罗斯田野是满目疮痍、怨声载道，成了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一块心病。用什么办法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用什么办法缓和广大农民同勃列日涅夫统治集团的尖锐矛盾？勃列日涅夫们想过不少办法，御用文人们也献过不少计策，然而都未见效。如今，《俄罗斯田野》的作者又奉献出一个办法，可以叫作“转移视线法”。他企图通过菲尼娅等寡妇的遭遇要人们相信，目前苏修农村所以弄成现在这副样子，不是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造成的，而是当年德国法西斯侵略和今天的“外国侵略”造成的：是他们夺去了大批劳动力，使那里只剩下孤儿寡妇呀！因此，苏联人民今天的敌人不是国内的资产阶级专政，而是“外国侵略”。要改变目前的状况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象“女英雄”菲尼娅那样，一方面忠心耿耿地把儿子献出来跟随勃列日涅夫去“反抗侵略”，即侵略扩张；另一方面则卖命干活，“为大地费尽心血”。一句话，要农民化敌为友，与修正主义同心同德，拥护和执行社会帝国主义的国内外政策。然而这一套宣传有谁相信呢？苏联农民是不信的。那个用泥捏造出来的菲尼娅的形象，说到底，只能反映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主观愿望，没有丝毫的现实基础。这样的“英雄”，即使再多，比如说，再捏造出一百个、一千个菲尼娅一类的人物形象，又帮得了苏修什么忙呢？到头来，还不是“水中捞月一场空”？！

写到这里，我们还想就苏修一伙把今天他们的对外侵略扩

张同斯大林领导下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相提并论的问题说几句话。在《俄罗斯的田野》里，作者不厌其烦地说什么妇女们“象战时一样”去顶替孩子们开拖拉机啊，什么佩戴着“卫国战争中的战斗勋章”的父亲们哀悼战死的孩子啊，联系到勃列日涅夫在装模作样地“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三十周年等等，可以看到，苏修及其御用文人正在利用苏联人民对伟大卫国战争光荣历史的自豪感进行投机，千方百计地为他们的侵略罪行披上一层漂亮的纱幕，妄想通过把对中国的武装挑衅、对外侵略扩张同卫国战争时的情景进行对比，来达到其推行社会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目的。但是，苏修统治集团及其卵翼下的御用文人要弄这样的花招，是骗不了人的。苏联人民在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三十周年的时候，在回顾伟大卫国战争光荣历史的时候，一定能够更加清楚地认清社会帝国主义的真面目、认清勃列日涅夫这伙卫国战争可耻叛徒的真面目。

《俄罗斯的田野》出笼了。很好！很好！它又一次让我们看到苏修反华和争霸世界的野心；同时，也再一次从反面提醒我们要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突然袭击，保持高度的警惕。

俄 罗 斯 的 田 野

(苏修电影文学剧本)

作者：米哈依尔·阿列谢耶夫

载于苏修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农村篇章》集(1972年)

主 要 人 物

菲杜霞·列昂季也芙娜·乌格柳莫娃(即菲尼娅)

菲利浦——菲尼娅的儿子

列昂季·西杜罗维契·乌格柳莫夫——菲尼娅的父亲、农庄主席

阿格拉费娜·伊凡诺芙娜·乌格柳莫娃——菲尼娅的母亲

巴维尔(即巴甫列克)——菲尼娅的兄弟

玛丽雅·索洛维也娃(即玛霞)——菲尼娅的女友、拖拉机手

斯捷潘尼达·卢基娅诺夫娜·卢果娃(即斯捷帕)——菲尼娅的
女友、拖拉机手

阿甫杰依·伊凡诺维契·贝勒依——农庄会计

娜琼卡·斯克伏尔祖娃——阿甫杰依的妻子

玛特利娜·狄维也芙娜·斯克伏尔祖娃(外号“多事婆”)——阿甫
杰依的岳母

季莫费依·涅普里亚兴(即季什卡)——机耕队长

安东宁娜·涅普里亚兴娜——季什卡的妻子

尼娜·涅普里亚兴娜(即尼努什卡)——季什卡的女儿

丹尼雅(即丹尼奇卡)——农庄主席的秘书

明卡——青年拖拉机手

格林卡——青年拖拉机手

桑卡·什比契——村苏维埃主席

格列戈利·格列戈利也维契·卢果夫祖父——区委书记

在无边际的沉闷秋天的田野上空，一片片象碎布似的深灰色阴云，低低地疾驶而过。在这个背景上影片字幕徐徐移动。

在一块刚翻过的黑黝黝的田边上，站着菲尼娅^①·乌格柳莫娃和阿甫杰依·贝勒依。菲尼娅侧身朝着阿甫杰依，稍微噘起下巴，默默地听着。阿甫杰依执拗地一连三遍重复着同一句话：

“喂，菲尼娅，看来就这样了。我们间的一切就这样完了。你听见了吗，菲尼娅？”

菲尼娅仍然一声不响。直到阿甫杰依重复第三遍之后，她看也不看地用疲惫而又抑郁的声调说：

“完就完了。现在你走开！”

她说完就先向停在不远的拖拉机走去。阿甫杰依朝着她的背影看了一会儿，在他那一向是无忧无虑的眼睛里流露出幸灾乐祸的神色。显然，他心里已经有所决定。

“那末就这样完了？这又有什么呢！我们等着瞧吧，你……”

话没说完，他突然转身朝着远处山脚下的村子走去，装出一副无所谓的神情，怪声怪气地唱着：

公爵夫人紧偎着我阿甫杰依的身子，
就好象衬衫贴着我的膀子，

^① 菲尼娅即菲杜霞，系在非正式场合用的小称。

尽管我没献给她什么珍宝，

无论金子还是戒指。

突然，歌声中断，阿甫杰依用颤抖的声音，冷冷地又说：

“哼，什么公爵夫人！比你好得多的人我也……”他没有讲下去，手象刀一样地在空中砍了一下，加快步伐走了。

婚礼的马车队疯狂地奔驰着，从区中心出发掠过了一一个村庄。在第一辆马车上坐着新郎、新娘和伴郎，胸前戴着红色的花结，肩上搭着面巾。他们是阿甫杰依、娜琼卡·斯克伏尔祖娃和桑卡·什比契。桑卡不停地抽打着马，含糊不清地、恶狠狠地叫喊着什么。他的脸上流露出得意忘形的神情。

在我们已经熟悉的那块田边，什比契突然勒住了马。其余的马车纷纷窜进了田里，挡住了拖拉机的去路。

菲尼娅在菲利浦的拖拉机上当农具手。一看到菲尼娅，阿甫杰依故意挺起胸脯，搂住了年轻的妻子。桑卡扮着鬼脸，油腔滑调地对着菲尼娅唱起小调。菲利浦停下拖拉机。菲尼娅脸色苍白，再也掩盖不住内心感到的剧痛和羞辱，两眼望着放肆的婚礼队伍。什比契唱道：

云杉短，云杉长，

四十棵云杉排成行。

如今风气变了样：

姑娘追求少年郎。

在醉成一团的人群中，狂笑声、唢呐声、起哄声响成一片。菲尼娅站在犁旁，由于惊讶和愤怒，两眼瞪得滚圆，一眼不眨地看着嘲弄她的队伍。接着清楚地传来了阿甫杰依本人的歌声：

我走了一里又一里，

迎面开来拖拉机。

医生能治百样病，
为什么爱情不能医？

一听到阿甫杰依的歌声，菲尼娅再也忍受不住，她飞快地离开拖拉机，向前面草原走去。

随后又是什比契的歌声：

啊，你，亲爱的，菲尼娅！
如今有了新规章：
若是小伙子不理睬，
你就拉住他衣裳。

“哈一哈一哈一哈一”喝醉的人们狂笑着。

第二辆马车上，在年轻的赶车人身后，傲慢地端坐着娜琼卡的母亲玛特利娜·狄维也芙娜·斯克伏尔祖娃，外号叫“多事婆”。她满面春风，喜气洋洋，颧骨高耸的脸上，笑逐颜开，连皱纹也舒展开，显得平坦了。她也真想唱一支，但是到底还是没有唱出来，只是微微动着嘴唇，情不自禁地耸动肩膀。她的神情显得兴高彩烈，而又有些狡黠。刹那间，就在这张脸上，一切都变了。刚才还闪烁着青春火花的眼睛，现在象受惊的野兽一样瞪得滚圆。咧开大嘴，发出可怕的尖叫。

菲利浦驾着“MT-54”拖拉机，升起犁铧，全速冲了过来。油烟和灰尘弄黑的脸上，狂怒地毗咧着一口洁白的牙齿。

拖拉机冲入婚礼的车队。

折裂声、喧闹声、女人的嚎叫声、男人的毒骂声、受惊马匹的嘶叫声……

区民警所。在桌子后面坐着所长，他是一个还很年轻的大尉。菲尼娅正耐心地等他打完电话。

“哪里？在新村？好吧，我马上就派人……是的，是的，你们等

着吧！……您找我吗，女公民？”所长抬起头来，认出是乌格柳莫娃，严厉的口气立刻变得温和起来：“是您啊，菲杜霞·列昂季也芙娜^①？……是啊，是啊，我全都知道了。他干了些什么事呀！嗯？您请坐！”他从桌子后面走出来，挪动一张椅子，让菲尼娅坐下。

菲尼娅没有坐，她用央求的语气很快地说：

“不要对他起诉。不要羞辱他。当时，他是在火头上。毕竟我是他的母亲啊！所以他才插手的……任何人处在他的地位，都会……他很快就要服役了，而且这也算是家庭中的事……”

“您指的是什么？”

“我是说‘也算得是’……”

“啊，啊。”民警大尉似乎明白地点着头，但仍然问道：“那末他和您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您指谁？”菲尼娅皱起了眉头。

“就是那受害者呗。好象叫阿甫杰依吧。”

菲尼娅回避了这个问题，自管自地问道：

“是他向民警所告的状吗？”

“不是，是农庄主席报的案。”

“谁？！”菲尼娅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是列昂季·西杜罗维契，您的父亲。”大尉肯定地说。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说：“他有责任这样做。”

“是的，当然罗……”菲尼娅显然慌了神。

大尉急忙又说：“请不要激动，菲杜霞·列昂季也芙娜。受害者并没有向检察员申诉。而且他总算是没出什么大事，您的阿甫杰依……”

“他根本不是我的！”菲尼娅急忙气愤地打断他的话。

“我不是这个意思……嗯，我说您的，是说您的同村人……”

① 这是菲尼娅的本名和父名，俄语中表示尊敬时这样称呼。

没出什么大事，我说，他只是受了点惊，划破了点皮肉。就是说，脸部稍微受了点损伤。反正他也不要再结第二次婚啦。听说，他可弄到了个美女呢……您到哪儿去！菲杜霞·列昂季也芙娜？……关于您的儿子……我说，您不用担心。大概十五天……”

菲尼亚深深地把头低到胸前，就好像有谁偷偷地从她后面跑上来照脑袋打了一下。她慢慢地转过身来，压低声音问道：

“什么？……您说什么？……十五天？……不行，我求求您，就是不要关他！……那怕罚款……那怕别的什么……只要……别羞辱他，看在上帝的面上，我求求您！……”

“好吧，菲杜霞·列昂季也芙娜。看在您的面上……不然的话……但是，损坏农庄的财产，罚款是必须付的。据说，三辆大车被您的英雄碾得粉碎。因此罚款……”

“我们付就是了，那有什么！”

集体农庄管理处。在宽敞的主席办公室里有两个：列昂季·西杜罗维契·乌格柳莫夫和脸上缠着绷带的会计阿甫杰依·贝勒依。阿甫杰依把一张张的单据放在主席的面前。列昂季·西杜罗维契默默地签署着。这时阿甫杰依说：

“每天都要拖我们到区里去开各种各样的积极分子大会和别的会议，不是拖您，列昂季·西杜罗维契，就是拖党的书记，要么就是我，或者就是我们的专家们，农艺师，畜牧师，还有机械师。可是，就是想不到卖一辆汽车给我们……谢天谢地，我们现在终于有了公积金，而且，告诉您，数额还很可观呢……格列戈利·格列戈利也维契·卢果夫祖父答应让我们买一辆小‘嘎斯’已经多少年了。光指望他的诺言是不会有什结果的……列昂季·西杜罗维契，我倒有一个计划。您完全可以这么认为：汽车已经在我们的车库里了，即使不是小‘嘎斯’，至少也是‘莫斯科

人-407'。叫您的巴甫列克赶快去学做司机吧……”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计划呢？”列昂季·西杜罗维契一边继续签署单据，一边问。在他的语气中可以感到一种轻微的讽刺。

“可以说是一个天才的计划。正因为是天才的，所以很简单。”

“挺有意思。好吧，好吧，那你就说说吧！”

“您看过今天的区报纸吗？”

“没有，没看过。”

“干吗不看呢？那您请看！”阿甫杰依把报纸放在列昂季·西杜罗维契面前。“把这段看看吧。”

“这又有什么呢？”主席粗粗看了一下这段消息，迷惑不解地说。

“怎么‘什么’？”阿甫杰依真正感到奇怪了。“应该开动脑筋嘛！维什涅夫·加依卡村的公民萨伏斯金总共才买了一张彩票，就赢得了一辆‘莫斯科人’。如果我们分几叠，买他那么三百张，每叠都是连号的……根据概率论，明白了吗？这样可以节省多少农庄的公积金呀！嗯？！”

列昂季·西杜罗维契放下单据，抬起头来，久久地看着自己的会计，就好像人们看一个突然失去理智的人一样。

“你这是当真的吗？”

“一切都算好了。万无一失！”阿甫杰依打开红色的纸夹，从里面抽出一张密密麻麻写着直行数字的纸来，准备交给主席列昂季·西杜罗维契。但是主席制止了他：

“我看着你，阿甫杰依，感到很奇怪。你看来倒象个有见识的人。从前线归来的时候甚至还挂满了奖章。而且年纪也不轻了：都四十出头了。可是你的头脑简直跟菲尼娅的儿子菲利普或者他的伙伴明卡和格林卡差不多。但是他们还情有可原，别看他们长得很高，可是头脑还很简单，还没有成熟。你也这样，

难道不感到害羞吗？……你呀，别再想你那‘天才的’计划了！并且对谁也不要再说啦！无论对那一个，听到了吗？”列昂季·西杜罗维契沉默了一会，深深地叹了口气，最后用忧伤的声音轻轻地说：“唉，菲尼娅，菲尼娅，你这个蠢女人。在这个二流子身上找到了什么东西使得你……好啦，去吧，阿甫杰依，干你的工作吧！关于这个想法再也别提一个字了。人家会笑话你的。连我用你这个十足的商人做会计也会挨骂的！去吧！建造新俱乐部的预算搞好了吗？……没有？……我早就料到了！你胡思乱想倒总是有时间的。什么时候才能准备好？……好，走吧！走吧！”

阿甫杰依一片好心，却碰了一鼻子灰。他整了整头上的绷带，回到自己的办公桌旁。明卡正等着他。

“你有什么事？”会计生气地问。

“给我开张出差证，阿甫杰依大叔。”

“准备上哪？”

“到区里去。我的拖拉机坏了。去弄些配件来。”

“哪一台拖拉机？”阿甫杰依问，神色更严厉了。

“还用说，就是那台‘ДТ-54’。”

“五十四匹马力^①？”阿甫杰依看着明卡，他的手指下意识地在他前面的算盘上打出了这个数字。

“是啊……”明卡还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盘问。

“你什么也没听懂吗？”

“没——”明卡拖长嗓音说。

“没——”阿甫杰依模仿着他。“他让五十四家人家去要饭了，怨声传遍了全省，可他却毫不在乎！”

“您说什么，阿甫杰依大叔？”明卡吓坏了，他的眼睛睁得大

^① “ДТ-54”拖拉机是五十四匹马力的，所以下文中阿甫杰依还牵扯到五十四匹马等。